

## 论姚燮《今乐考证》的著录 视野与批评范式

李占鹏

姚燮(1805~1864),字梅伯,自号复庄,浙江镇海人,是我国清代后期著名文学家和曲学家。记载他生有异禀,读书过人,涉猎广杂,“自经传子史至传奇小说,以旁逮乎道藏空门者言,靡不览观”<sup>①</sup>。他极富情趣,多才多艺,“工诗词曲及骈散文,兼擅人物花鸟”<sup>②</sup>,一生笔耕不辍,勤奋著述,遗稿总数达600余卷,以《大梅山馆集》<sup>③</sup>行世;对戏曲文献整理考订造诣精深,成绩卓著,有理论著作《今乐考证》、剧作选集《今乐府选》、传奇作品《梅沁雪》《退红衫》<sup>④</sup>。姚燮的才学、眼界在他所处的时代都超群拔俗,非同凡响,具有不能替代的典型性和相对前瞻的进步性。

《今乐考证》是姚燮编著的一部辑录汇集性质的曲学理论著作,共分10卷,由“缘起”、“宋剧”、“元杂剧”、“明杂剧”、“国朝杂剧”、“金元院本”、“明院本”、“国朝院本”组成。从著录看,“今乐”实指元明清杂剧和明清传奇。它对无作者剧目只著录剧名,个别剧名的不同写法亦据他本所作校注紧随其后;对有作者剧目则以作者为纲,次附剧名,再录历代曲家之于作者、作品的评介和论议,后择集评尚欠确切明晰者加注案语。此著搜罗细致,资料丰富,可与王国维《曲录》<sup>⑤</sup>相提并论,互补不足,是一部集作者剧名著录、文士曲家评论和著者个人案语于一体的难得的曲学

专著，给后世研究古典戏曲提供了直接翻检索引、快捷查阅文献和深入认识剧作者、作品的理想门径。

一、著录：以最大限度保存戏曲文献为终极宗旨，穷尽搜集可能寓目的全部戏曲剧目和作者，努力参考已有各种戏曲曲籍与文人别集，兼收并蓄，校讹勘误，冀使所著成为治曲者查寻剧名、核对材料之目录的本。

作为一位对曲学情有独钟的杰出学者，姚燮深谙曲籍搜集之于戏曲研究非同寻常的重要价值。《今乐考证》虽以“考证”名，但真正考证的内容却极少，大量篇幅是对前贤时宿所引宋元明三代曲学资料的客观转载和有清一代戏曲文献实际存在情形的真实记录。从剧目角度看，著者最先转载的剧名目录是宋剧《官本杂剧段数》，此目录最早出自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官本杂剧段数》共收各种剧目名称 280 个<sup>⑥</sup>，是最早从戏剧意义出发草创的第一份剧目单，在中国古代戏剧史上具有筚路蓝缕的独特地位。姚燮披沙拣金，慧眼识珠，直以其冠诸篇首，并对剧目名称多加校释，或注出别写、宫调，或写明创制时代，如【唱贴万年欢】注云“【万年欢】，中吕宫大曲名，太宗制，沿唐教坊曲名。一名【满朝欢】。《九宫大成谱》北词，中吕调。”【禾打千秋乐】注云“秋，一作春。【千春乐】，黄钟羽大曲名，俗名黄钟调。”校语简约精当，尤能夹入清朝曲籍，体现文献递补之于时代更替风貌。著者其次转载的剧名目录是金代《院本名目》，此目录最早见载元人陶宗仪《辍耕录》。《院本名目》共收各种剧目名称 10 类 712 个<sup>⑦</sup>，是中国戏剧史上第二份剧目单。它著录的剧目数量比《官本杂剧段数》多近 3 倍，并据剧目所示题材分门别类，但不是《官本杂剧段数》的增补和扩充，而是陶宗仪对当时尚在流行、传布的曲调与资料的集录编订。《今乐考证》对此仅注 5 种剧目名称的讹误，如“【摸石缸】一作【模石江】，误。”“【没字碑】作【汲字碑】，误。”余皆只字未动，这说明《院本名目》原始著录即极清晰，需

予明辨者少。

《今乐考证》的杂剧著录依朝代先后列成“元杂剧”、“明杂剧”、“国朝杂剧”三类，分别以作者作品为纲目，各朝无名氏作品统归一部附后<sup>⑧</sup>。“元杂剧”收录有名有姓作者83位491种作品，无名氏作品100种，也是园钱氏藏古今无名氏作品121种，也是园钱氏藏教坊编演剧目20种，共732种，与今人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录737种几相接近。“明杂剧”收录作者45位作品138种，其中有3种为杂剧选本。“国朝杂剧”有名有姓作者71位作品234种，无名氏作品16种，燕京本无名氏《花部剧目》45种。“元杂剧”的著录底本主要是钟嗣成《录鬼簿》，另据朱权《太和正音谱》、臧懋循《元曲选》目、钱曾《也是园书目》作了校改和修订，如关汉卿《闺怨佳人拜月庭》注云“臧氏《元曲选》目作《拜月亭》，钱氏《也是园书目》作《王瑞兰私祷拜月亭》。”郑廷玉《孙恪遇猿》注云“《元曲选》目补入。”李直夫《武元皇帝虎头牌》注云“一作《便宜行事虎头牌》。”“明杂剧”数量少成就低，著录亦无固定底本，由著者参考明清文人别集和各种戏曲文献编辑而成，约有《诚斋乐府》、《盛明杂剧》、《柳枝集》、臧懋循《元曲选》目、祁彪佳《远山堂剧品》、钱曾《也是园书目》、焦循《曲考》、支丰宜《曲目新编》，如朱有炖杂剧30种即据其杂剧集《诚斋乐府》，许潮杂剧7种即据《盛明杂剧》，并注出少数剧目的别名或与元杂剧同名者，如王澹翁《樱桃园》注云“一作《樱桃梦》。”朱有炖《李亚仙花酒曲江池》注云“石君宝同目。”“国朝杂剧”的著录虽亦参引钱曾、焦循、支丰宜诸曲家辑订剧目，但他们的生活时代都早于姚燮<sup>⑨</sup>，所见有限，故主要依据搜集清代戏曲作家传世别集或单行刻写本，如吕星垣杂剧10种辑自《康衢新乐府》，杨潮观杂剧32种辑自《吟风阁杂剧》，蓉鸥漫叟杂剧16种辑自《青溪笑》；将燕京本无名氏《花部剧目》附后，崇尚俗曲<sup>⑩</sup>，消除偏见，尤为可贵；因所录皆系当世剧目，仅以单版孤本流传，

著者校勘几近于无。

姚燮将院本与杂剧对举，凡长篇大幅非杂剧者均被称为院本<sup>①</sup>。他所谓院本既指明清传奇，又兼金代诸宫调和宋元南戏。此分类与后世特定概念相比虽显含混，但标准划一，眉目清晰，对改观尚呈紊乱状态的戏曲文献极具裨益。《今乐考证》分“院本”为“金元院本”、“明院本”、“国朝院本”三类。“金元院本”著录董解元《弦索西厢》、高则诚《琵琶》、施君美《拜月》、柯丹邱《荆钗》4种与无名氏《伏虎缘》、《破窑》、《刘寄奴》、《杀狗》、《卧冰》、《牧羊》6种，其中《弦索西厢》为诸宫调，属于说唱文艺，余皆为宋元南戏。无庸讳言，姚燮著录“金元院本”尚不及今人辑录宋元南戏的十分之一<sup>②</sup>，但惟所见，特列10种，实属不易。“明院本”即明传奇，作者多，剧目广，共收录有名有姓作者115人作品237种，无名氏作品55种；附录徐渭《南词叙录》所载宋元旧编65种，明人编本33种，何焯补录明人编本15种；沈自晋《南词新谱》所引诸曲未入本录者31种。宋元旧编当另立类，不宜尾附“明院本”<sup>③</sup>。明代为传奇创作盛期，文士骚客多涉足剧坛曲苑，几乎都有剧作传世，搜集编辑相对容易，作者剧目名称亦较确定，著者校勘注释极少。“国朝院本”即清传奇，共收有名有姓作者201人作品486种，无名氏作品253种；著者以当代人著录当代曲籍，视野广阔，显微毕收；作者作品数量已逾明季，时间下限趋跨近代；由小说《聊斋志异》、《红楼梦》改编的剧作多被收录，前者如李文瀚《胭脂骂》<sup>④</sup>，后者如仲云涧《红楼梦》、吴镐《红楼梦散套》、万玉卿《醒石缘》、陈钟麟《红楼梦》；近代传奇代表作者黄燮清<sup>⑤</sup>，花部代表作品《白蛇传》的祖本《雷峰塔》传奇<sup>⑥</sup>皆被辑入；清代传奇创作、演出俱盛，作家作品层出不穷。著者倾以全力，凡寓目者无论雅俗，穷搜尽录，庶使所著接近后学辑定清世戏曲总目<sup>⑦</sup>；著录作者剧目多据别集或单行本，名称确定不贰，几无辨析校正。

二、集评：从编撰戏剧类书角度，将隐匿戏剧单本别集与星布非戏剧文献的剧话曲语，或宗专题，或据作者，依拟定体例，博采众说，分门别类地予以客观辑录，旨在尽善尽美，纲举目张，以为后世回顾前贤评曲精论，穷究专一戏剧领域必不可少的翻检蓝本。

集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常见方式<sup>⑩</sup>，姚燮是采用此种方式进行戏剧批评的第一人。《今乐考证》的“缘起”共辑录28项专题的相关评论，题目繁多，容蓄驳杂，如稍予归纳，大体可分四类。第一，属戏剧种类称谓者，有“戏之始”、“杂剧院本传奇之称”、“傀儡”、“南北曲”、“今曲流派”、“元以词曲取士”。此类集评侧重对戏剧种类名称渊源与演变的考释，极具推源溯流的史论气魄，如“杂剧院本传奇之称”即从朱权、陶宗仪、梅鼎祚、胡应麟、沈德符、李斗、梁廷楠、梁兆壬曲学著作辑出有关杂剧、院本、传奇概念的专门论述，其中陶宗仪“金有院本、杂剧，其实一也”为著名论断，二梁对传奇专指明清南曲剧本已具共识，而朱权“杂剧十二科”，胡应麟“《西厢》，戏文之祖也，沈德符‘董《西厢》尚是院本规范’<sup>⑪</sup>，亦各具精妙。第二，属舞台演出称谓者，有“部色”、“班”、“鬼门”、“开场”、“打箱”、“砌末行头”、“出”、“宾白”、“科介诨”。此类集评侧重阐释戏剧演出诸术语的特定内含，因行当特殊，行内通用行话<sup>⑫</sup>，世人多莫名其妙，如“鬼门”即辑柯九思所论：“构肆中戏房出入之所，谓之‘鬼门道’。言其所扮者皆已往昔人，出入于此，故云‘鬼门’。愚俗无知，以置鼓于门，改为‘鼓门道’，后又讹而为‘古’，皆非也。苏东坡有诗云：‘搬演古人事，出入鬼门关。’”此仅一例，其余诸题集评亦不乏出人意料者。第三，属戏剧音乐称谓者，有“乐府混成谱目”、“北虏达达乐曲”、“工尺”、“乐器”。此类命题更趋专门化，集评材料多不为世所知，如“工尺”<sup>⑬</sup>是中国古人演奏乐曲的一种记谱方法，著者从唐《琵琶录》以“合”字定弦推知工尺谱

不始于宋，自唐即有；从宋《乐书》、沈括《梦溪笔谈》辑出概括工尺谱与宫调对应关系的论断；从方成培、方以智、方中通、翟灏的著作辑出工尺谱的视唱方法，此集评对深入认识工尺谱理论及掌握实践方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第四，属曲艺种类<sup>②</sup>称谓者，有“西曲”、“小曲”、“山歌”、“陶真”、“连厢”、“说书”、“舞”。此类专题虽与戏剧整体关系不大，但与戏剧局部因素却有牵涉，每种曲艺都不同程度地在戏剧整体中有所体现，辑录诸种曲艺的相关评论，反映出著者宽阔开放的戏剧视野和光明磊落的戏剧胸襟。《今乐考证》“缘起”的集评内容如上所述，它被置于篇首，也昭示了著者尊重历史、注重渊源<sup>③</sup>的戏剧观念。

《今乐考证》的杂剧集评都以作者为纲附随作品目录之后；元明清三代皆有杂剧，元杂剧集评最为富赡<sup>④</sup>；明清杂剧亦有集评，但多聚焦于名家名作<sup>⑤</sup>。著者辑录杂剧集评分作家与作品二类。关于作家类者，侧重介绍作家姓字名号与里居籍贯，偶亦兼及作家身世与职官，前者如元郑廷玉，钟嗣成云：“廷玉，彰德人”，明康海，徐钊云：“康对山名海，字德涵，陕西武功人，状元”；后者如元费唐臣，钟嗣成云：“唐臣，大都人，君祥之子”，清杨潮观，王昶云：“杨潮观字笠湖，金匱人，乾隆元年举人，官至泸州知州”。此类集评多在元代，而元代又多在钟嗣成一人<sup>⑥</sup>。明清杂剧作家抑或声名不显，集评于此竟多付阙如，凡载名号、籍贯、职官者不少为著者补注。关于作品类者，或叙作品题材本事，如王实甫《西厢记》，周亮工云：“辉县褚邱去百泉四十里，寺旁有白马将军祠。土人多崔姓者，而近又有郑村。有于褚邱演崔郑传奇，土人以石击优人，讼之官。张蓁居有《过褚邱诗》云：‘玉勒追风下古乡，鸳鸯队里阵云黄。怪底褚邱春社上，无人敢去演《西厢》。’”或评作品风格，如康海《中山狼》，沈泰云：“《中山狼》剧，独摭澹宕，一洗绮靡，直拚金元之长，而减郑关之价矣。韵绝！快绝！”徐渭《四声猿》，王骥德云：“徐天池先生所为《四声

猿》，高华爽俊，秾丽奇伟，无所不有，称词人极则，追躅元人。”或述作品创作缘由，如王梦楼《迎鸾新曲》，梁廷楠云：“乾隆中，高宗纯皇帝第五次南昌巡，族父森时服官浙中，奉檄恭办梨园雅乐，先期令下，即以重币聘王梦楼编修文治填造新剧九折，皆即地即景为之，选诸伶艺最佳者充之，在西湖行宫供奉。每演一折，先写黄绫底本，恭呈御览，辄蒙褒赏，赐予频仍。今日重披法曲，犹仰见当年海宇乂安，民康物阜，古稀天子省方问俗桑麻阡陌间，与百姓同乐，一种雍熙气象，为千古所希有，真盛典也。”<sup>②</sup>从整个杂剧集评比例看，元代多于明清，作者少于作品，此亦为中国古代戏剧学研究之大势。

姚燮所谓院本集评主要针对明清传奇，金元院本篇幅极少<sup>③</sup>。文士曲家之于明清传奇的剧话曲语可谓汗牛充栋。如以集评内容论，约有四种。首先，关于叙述作品题材来源者，如高濂《玉簪记》，《古今女史》载：“宋女贞观陈妙常尼年二十余，姿色出群，诗文俊雅，工音律。张于湖授临江令，宿女贞观，见妙常，以词调之，妙常亦以词拒。词载《名媛玃囊》。后与于湖故人潘法成私通情洽，潘密告于湖，以计断为夫妇。即俗传《玉簪记》是也。”李玉《一捧雪》，沈德符《敝帚斋余谈》云：“《清明上河图》手卷，宋张择端画，在故相王文恪胄君家，严世蕃托苏人汤臣者往图之。汤以善装潢知名，客严门下，亦与娄江王恩说中丞往来，乃说王购之。王时镇蓟门，即命汤善价求市；既不可得，遂属苏人黄彪摹真本应命。黄亦画家名手也。严以为真，置酒会诸贵人赏之。有妒王中丞者，直发为贗本，世蕃大惭，顿恨中丞，谓有意给之，祸本自成。或云，即汤姓怨弇州伯仲，自露始末，不知然否。”此即《一捧雪》原始素材。其次，关于概括作品主题意旨者，如汤显祖《临川四梦》，王思任云：“《邯郸》，仙也；《南柯》，佛也；《紫钗》，侠也；《牡丹亭》，情也。”夏纶《惺斋六种曲》，梁廷楠云：“惺斋作曲，皆意主惩劝，常举忠孝节义，各一种：以

《无瑕璧》言君臣，教忠也；以《杏花村》言父子，教孝也；以《瑞筠图》言夫妇，教节也；以《广寒梯》言师友，教义也；以《花萼吟》言兄弟，教悌也。事切情真，可歌可泣。妇人孺子，触目惊心，洵有功世道之文哉。”再次，关于评论作品风格特征者，如邱浚《五伦全备记》，沈景倩云：“邱文庄淹博，本朝鲜丽，而行文拖沓，不为后学所式，至填词，尤非当行，今《五伦全备》是其手笔，亦俚浅甚矣。”孔尚任《桃花扇》，刘凡云：“《桃花扇》奇而真，趣而正，谐而正，丽而清，密而淡，词家能事毕矣。前后作者，未有盛于此本，可为名世一宝。”最后，关于分析作品结构组成者，如汤显祖《南柯记》，梁廷楠云：“《南柯·情著》一折，以《法华普门品》入曲，毫无勉强，毫无遗漏，可称杰构。末折绝好收束，排场处复尽情极态，全曲当以此为冠冕也。”袁于伶《西楼记》，叶堂云：“《西楼》名震一时，然佳篇甚少。惟《侠试》一折，气魄雄伟。”明清传奇集评还辑有不少作者自序<sup>⑨</sup>，其叙说真实，立论允当，对深入认识和准确理解作品亦不可或缺。

**三、案语：**以会通戏剧的行家里手，直接校正作者作品名称谬误，简约注明剧话曲语叙述错讹，竭力补充著录集评辑载遗漏，或片言数语，见解独到，立论慎审，多为金石，皆可稽考，洵为昭彰幽微、臻善缺憾、经纬错综与后世治曲研剧必备的曲学精本。

《今乐考证》所有篇幅几乎都是作者剧目著录和剧话曲语集评，著者案语<sup>⑩</sup>虽寥若晨星，凤毛麟角，却时有所见，光芒耀眼。此方为著者个人心得，蕴含着他的曲学倾向与戏剧观点，从整体内容看，约有正讹、补缺、纠妄三个方面。正讹有关于作家姓名误载者，如元尚仲贤后案云：“《也是园书目》仲贤作仲宾，误。”花李郎后案云：“酷贫讹为国宾，以音相同也，后遂讹宾为宝，又以其字形相类耳。”明汤舜民后案有云：“臧《曲选》目诸书，俱误汤为杨。”顾大典后案有云：“《曲考》、《曲目》以大典作大兴，误。”清叶小纨《鸳鸯梦》后案有云：“《曲考》、《曲目》均署叶

小鸾作，误。”关于作品名称误载者，如元范康《曲江池杜甫游春》后案云：“《元曲选》目分《曲江池》与《杜甫游春》为二种，误。”明沈璟<sup>⑧</sup>集评后案有云：“《曲考》、《曲目》，《埋剑》作《理剑》，《分柑》作《分相》，均误。”梅鼎祚<sup>⑨</sup>剧目后案云：“《曲考》、《曲目》俱误《玉合》为《玉石》。”清朱素臣<sup>⑩</sup>剧目后案有云：“《笠阁评目》以《聚宝盆》为《聚宝盘》，误。”万树<sup>⑪</sup>剧目后案云：“《曲考》、《曲目》，《珊瑚球》作《珊瑚珠》，《玉山庵》作《玉山宴》，误。”关于作品时代误载者，如金元院本《破窑》5种<sup>⑫</sup>后案云：“上五种焦氏《曲考》、支氏《曲目》并列明人无名氏，误，今从徐文长《南词叙录》编正。”明孙仁儒<sup>⑬</sup>集评后案云：“二种合刻曰《白雪楼二种》，故《曲考》署白雪道人作，编入国朝院本，误也。”关于作品种类误载者，如明顾大典<sup>⑭</sup>集评后案有云：“又有《风教编》一种，为道行散套曲，《南词新谱》尝采之，而《曲考》诸书并列院本目中，且风教为风声，亦误。”道行乃大典字。焦氏《曲考》所载无名氏剧目《人生乐》8种后案云：“《曲考》列《人生乐》以下数种，并附入《蓝关道曲·耍孩儿》一种，云‘以上皆小调’者，误。”同目《西川图》28种后案云：“右自《西川图》以下，《曲考》云‘词曲平，皆抄本’，并附入《山堂词余》一种，误，《山堂词余》乃套曲，非院本也。”<sup>⑮</sup>关于作品著作权误载者，如元钟嗣成<sup>⑯</sup>剧目后案云：“《元曲选》目七种俱入无名氏。”即言臧懋循将钟氏7种剧误为无名氏作。明叶宪祖<sup>⑰</sup>集评后案云：“沈氏《南词新谱》以《金锁记》为袁令昭作，当误。”《金锁记》乃叶宪祖所作。清蒋士铨集评后案云：“王述庵以《芝龛记》为荅生作，误。”王述庵即王昶，荅生即蒋士铨字，《芝龛记》为董榕作。姚燮还将原属无名氏的很多剧目通过查核钩稽，恢复了作者对它们的著作权<sup>⑱</sup>。

此著所辑目录与集评亦有欠完备者，明清杂剧、传奇尤为显著。补缺是著者撰写案语面对的主要对象，其行文直接，多不加

“案”字，内容繁复，论议兼具。仔细析之，概有四类。其一，补作家名号籍贯缺载者，如明陈玉阳剧目后云：“玉阳名与郊，海昌人。”清刘汉翔剧目后云：“汉翔名翬，号蔼堂，南徐人。”严问樵剧目后云：“问樵名保庸，字伯常，丹徒人。”李凯剧目后云：“凯字图南，号雪崖，鄞县人。”诸如此类的补缺俯拾即是，散见许多目录之后。明清两代戏剧作家摩肩接踵，除少数有声于世者，几占压倒优势的作家皆字号不显，籍贯失载。姚燮撰述案语，实有钩沉索遗、拾零填空之功。其二，补作者家世关系缺载者，如沈自晋剧目后有云：“伯明一字鞠通，词隐先生之从子也。”“伯明”即自晋字。叶小纨剧目后有云：“小纨名蕙绸，吴江人，沈词隐先生孙妇。”“词隐”即沈璟。吴江徐熾榆村后云：“榆村为虹亭先生之孙，灵胎先生之子。”“虹亭”即曲学家徐钜，著有《词苑丛谈》；“灵胎”即曲学家徐大椿，著有《乐府传声》，家传曲学一脉相承，祖孙三代皆载誉曲界。董定园剧目后云：“定园，常州人，竹初甥。”竹初即钱维乔，著有《竹初乐府》。其三，补作家著作名称缺载者，如元成子剧目3种<sup>②</sup>后云：“合刻一编，题曰《秋风三叠》。”群玉山樵剧目4种<sup>③</sup>后云：“右四种《锄经堂乐府》。”黄方印剧目7种<sup>④</sup>后云：“右七种合刻曰《陌花轩杂剧》。”张坚剧目4种<sup>⑤</sup>后云：“右著曰《玉燕堂四种》。”其四，补辑录集评材料缺载者，如元剧总论引涵虚子<sup>⑥</sup>论曲风格后案云：“涵虚子所列二百有三人，如东篱等，已有著录者；惟李时中、屈子敬、萧德祥、陆登善、朱士凯、张明善，均不列名。其余多见于明陈苕卿《北宫词纪》所载。”下补贯酸斋“小扇轻罗”、任则明“纤云曳晚红”等41项，并作结论云：“皆卓然为元代作手，均不列于二百三人中，知遗珠之尚多也。”还案云钟嗣成所录，“亦多二百三人中所未列者，录之以备参考，而元人之工乐府者，可得其崖略矣。”

著者对辑录集评部分材料记述失实者亦予纠妄，论点新颖精辟，批评恰切中鹄，多具真知灼见。细梳理之，约有三类。一是

纠作家名号重列之妄者，如涵虚子论曲风格后案云，“曾褐夫即曾瑞卿，两列其名”，“睢元明为睢景臣之子，亦两列。”冯梦龙剧目后案云：“犹龙，吴县人，其卷中署名，或作龙子犹，或作冯梦龙，或作冯犹龙，其实一人也。焦氏《曲考》以《双雄》为冯梦龙作，列明人院本下；以《万事足》、《风流梦》、《新灌园》三种署冯犹龙作，列国朝院本下，其实未考也。”沈嵎剧目后案云：“嵎字孚中，一字庵庵，或称孚中道人。今《曲考》、《曲目》入此三种为明院本，而别人一种《馆春园》于国朝院本，署名曰孚中道人作，改馆作馆，改嵎作孚中道人，馆与馆虽误，而孚中即嵎，亦未考耶？”二是纠作品名目混称之妄者，如施君美《拜月》集评后案云：“《曲考》，《幽闺》入无名氏。此本本名《拜月》，虽云无考，多传为施氏作。‘幽闺’二字，后人所易也。”陆采集评后有案云：“汤玉茗《西厢骰谱》，如‘美恩情团圆到底’、‘云霄里万里吐虹霓’、‘五云拥出六龙辇’、‘惹狂蜂浪蝶舞翅翩跹’、‘峻岭崇山半吞云气’、‘双蛾蹙损春愁重’等句下署李日华；‘双头好花生扯做片片光’、‘照空濛五色间秋波两点注灵霄何日是完期’、‘稳凑合丹山凤勾引莺花月’等句下署陆天池，可证《南西厢》有二本也。日华之《南西厢》，《曲考》失载。今世所行演者为李本。”日华即李日华。三是纠曲家集评臆说之妄者，如高明《琵琶》集评后案云：“传奇家托名寄志，其为子虚乌有者，十之七八。千载而下，谁不知有蔡中郎者？诸家纷纷之辨，直痴人说梦耳。姑就所见者次录之，以供流览，不必定其为孰是孰非，徒贻沈氏云云所诮耳。然其论文数条，却确有可取。”周朝俊《红梅》辑《警心录》载相关本事<sup>④</sup>后案云：“《红梅》所演，与此事大反。”此集评曲籍文献兼容杂陈，未免偶涉虚妄，然却难逃著者法眼，皆被逐一去伪存真；少数尚无确凿证据者，亦明示存疑<sup>⑤</sup>，暂付阙如，绝少臆断，几不轻下结论。

《今乐考证》详细著录了宋金元明清五代的戏剧名目，广泛辑

汇了前贤时宿卓识叠出的曲学评论，简约表述了姚燮个人治曲研剧的珍贵心得，全著视野开阔，裒集宏富，附以案语，高见时现，实为清代编纂的最完全的集大成的戏剧综合性著作<sup>④</sup>。它以客观著录和集评蕴蓄主观之于戏剧渊源与曲学发展的历史认识，尝试性地为中国古代剧曲文献著录及其评价在研究方法上创建了一个值得借鉴的文本范式，集录汇钞，尽可能述而不作，但于所谓权威定论亦未缄默，而能诘问质疑，提出不同见解。此著撰成以稿本存，久未付梓，世所稀见；1935年北京大学据原稿本影印，方初流传，渐著声闻；195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以影印本为底本，列入第十册，始广布宇内。其版本单纯，脉络简明，无蘖根骈枝。作为篇帙浩繁的未定稿本，它的体例、内容亦有未精审处，如将宋元南戏、明清传奇皆以院本称，将作品作者、时代著录颠倒者<sup>⑤</sup>，虽系微疵，然甚赫目，此为著者千虑一失。

注：

①②俱见马裕藻：《今乐考证跋》，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十册第319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③《大梅山馆集》，包括《复庄诗问》34卷，《复庄骈俪文榘》及其二编16卷，《疏影楼词》5卷，分别刻于道光至咸丰年间，非遗稿，其遗稿皆未刻，目录详见马裕藻跋。

④姚燮戏曲理论著作、作品选集与传奇创作皆为未刻遗稿，《退红衫》传奇还曾谱于京师，优伶争相演习，名重一时。

⑤王国维：《曲录》（1908年），尚未见《今乐考证》（1838年，据马裕藻跋），二者并为著录，然各有所据。正因《曲录》非《今乐考证》之修订，故可比照参酌，互补互证。

⑥《官本杂剧段数》所辑还不完全，《武林旧事》卷一、卷八记载当时宫廷演出杂剧如《君圣臣贤囊》、《杨饭》、《尧舜禹汤》、《年年好》即不在280目内，如再计算市井民间所演，宋杂剧超过此数远甚。

⑦院本在金代以后还有发现，如《水浒传》第五十一回写到笑乐院本表演，朱有炖《吕洞宾花月神仙会》杂剧第二折、《金瓶梅》卷四各征引院本1种，分别拟名为《长寿仙献香寿》与《王勃》。

⑧此主要针对元、清无名氏杂剧而言，元清两代无名氏作品数量大，为便于著录，著者将其统归一类附后。明清传奇著录亦同。所录明杂剧皆有作者。

⑨钱曾（1629～1701），焦循（1763～1820），支丰宜，道光（1821～1851）前后在世，而姚燮卒于1864年，所见自比他们多广。

⑩清中叶前后，戏曲界有所谓“花雅”之争，“花”指地方戏，“雅”指昆曲，达官贵胄多崇雅抑花，中下层文士却能冲破偏见，抬举花部，焦循著《花部农谭》在前，姚燮亦后应之。

⑪曲学所谓院本是专有名词，特指金代产生并盛行的戏剧形式。明清时代举凡长篇大幅之传奇剧本亦称院本，实为权且沿袭借用，与称戏剧为乐府同。

⑫今南戏专家钱南扬所著《宋元戏文辑佚》收录宋元南戏167种，其中有传本者15种，全佚者33种，有残曲者119种。

⑬徐渭：《南词叙录》所载宋元旧编65种不宜附于“明院本”后，其实为宋元南戏，如按姚燮分类标准，则应放在“金元院本”后，方较允当。

⑭《胭脂骂》系由《聊斋志异·胭脂》改编，而情节有所扩充。

⑮黄燮清（1805～1864），正与姚燮生卒同庚，所著《倚晴楼七种曲》，已蕴蓄了较为浓郁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近代思想，如《居官鉴》第二出《海警》，以西洋岛国偷运相思膏隐喻英国贩卖鸦片发动侵华战争，剧作主人公王文锡对此义愤填膺。

⑯《雷峰塔》传奇初刻于清乾隆三年（1738），对乾隆、嘉庆以后的地方戏极有影响，闻名遐迩的《白蛇传》即由它演变而来。

⑰王国维《曲录》辑存清代传奇809种，比姚燮所辑多出70种；傅惜华《清代传奇全目》原拟全面清理，因未问世，故不能知。

⑱集评亦即集解，或称集注、集释，中古时代多指集合各专家对特定经史的注解于一书，近古以后也被戏曲小说采用，然以集评治曲的戏曲著作仍较稀见。

⑲将董《西厢》称院本在明清时代已约定俗成，其实董《西厢》为诸宫

调，属说唱文艺，与作为戏剧的院本尚有本质区别。沈氏之所以持此论，乃因袭陈说，未予申辩故。

⑳长期戏剧实践使其形成一套惟行内通用的专业术语，如净、末、喝窠、鬼门等，虽原义晦昧，世所难明，但却是中国古典戏剧显而易见的基本特征。

㉑唐宋元明诸代工尺谱已不易见，清代昆曲舞台演唱本皆由工尺谱译制，简谱出现以前，工尺谱是晚清以至近代被普遍采用的最简明易识的作曲注音方法。

㉒金代以前所谓中国古典戏剧其实质即是各种曲艺的混合，尤其南戏以前更是如此。杂剧之“杂”、戏曲之综合性皆即此之谓。

㉓传统曲学研究并不注重剧曲历史的梳理与描述，姚燮虽萌溯源意识，然与严格戏剧史相距甚远，真正的中国戏剧史是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国维《宋元戏曲史》。

㉔元杂剧问世后，自元、明清以至现当代研究从未中辍，仅姚氏所见三代有关元杂剧评论已不可胜数，明代剧话曲语数量居中，清代最少。

㉕名家名作传布广，刻本多，如汤显祖、沈璟、李玉、孔尚任、洪升的剧作都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易为曲家注目，故有不少评语。

㉖元杂剧最原始最权威的资料是钟嗣成《录鬼簿》，凡研究元杂剧者必先检阅《录鬼簿》，明清评曲高手云集，而元则钟氏属绝无仅有。

㉗此评显系阿谀，为文人骚客惯用笔墨。迎鸾庆典类剧除排场盛大热闹外，余皆因袭陈套，多无可取。

㉘金元院本除董《西厢》外，余皆元南戏，剧本多佚，有作者的剧本亦属明代，如高明《琵琶记》、施君美《拜月》等，集评语较少。

㉙如王骥德《男王后》、吴伟业《秣陵春》自序，分别见于《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十册第158、247页，著者将作者亦当作集评者之一，辑其自序亦可印证众家之说。

㉚此著案语，标“案”或“按”字者，多见于集评材料较富处，以突出著者之说；不标者，多见于无集评材料，只著者一家言，以注作者姓字名号与里居籍贯最丰。

㉛沈璟（1533～1610）字伯英，号宁庵、词隐，吴江人，著有《玉属堂传奇》17种，《埋剑记》、《分柑记》即其中2种，另有《南九宫十三调曲

谱》与改编剧作 10 余种。

③②梅鼎祚（1549～1615）字禹金，号胜乐道人，著有诗文集《鹿裘石室集》，现存传奇《玉合记》、《长命缕》和杂剧《昆仑奴》。

③③朱素臣，生卒年不详，名雉，号荃庵，吴县人，著有传奇 20 种，今存《十五贯》、《秦楼月》、《聚宝盆》等 8 种，曾助李玉校订《北词广正谱》，编传奇《清忠谱》，同李书云合编《音韵须知》。

③④万树，生卒年不详，字红友、花农，号山翁，宜兴人，作有传奇 20 余种，今存《空青石》、《念八翻》、《风流棒》3 种，编有《词律》20 卷。

③⑤余 4 种剧指《刘寄奴》、《杀狗》、《卧冰》、《牧羊》。

③⑥孙仁儒，生卒年不详，名钟龄，号峨眉子、白雪道人、白雪楼主人，今存传奇《东郭记》、《醉乡记》，合称《白雪楼二种曲》。

③⑦顾大典（1540～1596）字道行，一字衡宇，号恒狱，吴江人，仅存《青衫记》传奇，《葛衣记》有残出。确有将《风教编》误为传奇者，如《中国戏曲曲艺词典》“顾大典”条即是，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1 年版。

③⑧《山堂词余》疑即《海浮山堂词稿》，作者乃明代散曲家冯惟敏（1511～1580）字汝行，号海浮山人，山东临朐人。

③⑨钟嗣成 7 种剧为《钱神论》、《章台柳》、《冯媛焚券》、《郑庄公》、《诈游云梦》、《蟠桃会》、《斩陈余》。

④⑩叶宪祖（1566～1641）字美度、相攸，号六桐、桐柏、榭园外史、榭园居士，余姚人。今存传奇《鸾镜记》和《金锁记》，另有杂剧多种。

④⑪如明传奇《麒麟鬪》，《曲考》入无名氏，著者恢复其作者为陈与郊；清传奇《石榴记》，《曲考》入无名氏，著者稽考其作者为黄振；《鱼水缘》，《曲考》入无名氏，著者稽考其作者为周书。

④⑫元成子 3 种剧为《蓝采和》、《阮步兵》、《铁氏女》。

④⑬群玉山樵 4 种剧为《卢从史》、《老客归》、《长门赋》、《燕子楼》。

④⑭黄方印 7 种剧为《倚门》、《再醮》、《淫僧》、《偷期》、《督妓》、《变童》、《惧内》，合称曰《陌花轩杂剧》。

④⑮张坚 4 种剧为《玉狮坠》、《梦中缘》、《怀沙》、《梅花簪》，合称曰《玉燕堂四种》。

④⑯涵虚子即朱权（1378～1448），明太祖第 17 子，初封大宁，故称宁王，后改封南昌，王号仍旧。谥献，世称宁献王，自号大明奇士、臞仙、涵虚子、

丹丘先生，著有《太和正音谱》，作杂剧12种。“涵虚子论曲”即见《太和正音谱》。

④⑦《警心录》载贾似道疑心陈淳祖与宠姬关系暧昧，而《红梅记》叙贾似道宠姬李慧娘因私爱风流少年裴禹遇害事。

④⑧如范香令剧目后案云：“《欢喜冤家》二种似杂剧题，未敢臆断，姑附之。”附沈自晋《南词新谱》辑录剧目后案云：“《新谱》所引，已著本录者不录，见徐氏《叙录》者不录，得若干种，或有名异而某本即某本者，俟考定。”诸如此类皆是。

④⑨《今乐考证》共著录宋金杂剧、院本975种，元明清杂剧203家1176种，金元明清“院本”316家1116种，征引各类文献130余种，不愧为当时首屈一指的戏曲目录之集大成者。

⑤⑩如将署名胜乐道人的《长命缕》列入“国朝院本”，此剧实为梅鼎祚作，胜乐道人乃梅氏别署。著录九“国朝院本”列毕万侯《三报恩》，著录十又将其列入第二狂名下，第二狂实即毕万侯别号。

作者工作单位：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

---

（上接第169页）

注：

①⑦⑧⑩⑫李一氓：《花间集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②饶宗颐：《词籍考》，北京：中华书局，1992。

③⑥朱东润：《陆游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61。

④陆游：《长短句序》，见《陆游集》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⑤陆游：《东篱记》，《陆游集》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⑨杨绍和：《楹书隅录初编》，见《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三，北京：中华书局，1990。

⑪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见《丛书集成新编》，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

作者工作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